



草莽芳华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2

草莽芳华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②



十五 雾中白花

他这些话，把金眼鹰一群江湖高手惊得直冒冷汗，心中暗暗叫苦，脸色大变。

果然激怒了侍女，一声娇喝，白影一闪即至，一耳光抽到，捷逾电闪，好快的身手。

赵罡站在最右侧，他的身侧有一张食桌，几条长凳，他右脚一挑，一张长凳突向侍女的下身飞砸。

侍女如果想抽中耳光，下身必被长凳砸中，一惊之下，身形倏止，纤掌疾沉，抓住了长凳。

赵罡脸一沉，厉声叱道：“退回去！你一个大姑娘，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，成何体统？好没规矩。”

侍女竟然傲态全消，吃惊地退了两步，脸有惧容，惶乱地避开他的目光，有点手足无措。

虬须大汉勃然大怒，举步逼进。

白衣蒙面女郎突然叫道：“退回来，不许生事。”

虬须大汉闻声止步，退至原处欠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侍女也丢了长凳，迟疑地退回。

白衣蒙面女郎注视赵罡片刻，跟着语气平和地说：“尊驾的眼神极为凌厉，有令人战栗的威力，定然是内外交修的武林高手，真人不露相。请问贵姓？”

“在下赵昱，不是什么武林高手，而是个江湖小混混，出道仅数月而已。”他也毫无火气地答。

“你的胆气可嘉。”白衣女郎笑道。

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“你想向我雾中花挑战，以便扬名立万？”

“正相反，在下不想招惹任何人。但如有人威胁，在下也不甘束手。”

“你是他们一伙的？”

“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，结伴而已。”

雾中花沉静地颌首再三，突然举手一挥，率领侍女与虬须大汉，从容下楼而去。

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啼三声泪沾裳。其实，三峡全长七百里，巫峡仅占一百六十里。

巫山共有十二座峰头，所以称巫山十二峰。

西起巫山县，东迄巴东以西二十里，位于湖广四川交界处。

十二峰皆在北岸，近江一面所能看到的仅有九峰，因此称九见三不知。

巫山是神孟涂的居所，也是帝女的仙居。后人穿凿附会，在神女峰下建了一座神女祠。

除了专程雇船前来游巫山谒神祠的骚人墨客外，往来的船只不在巫山靠岸，因此游客稀少，罕见人迹。其实，巫山并没有可游的胜境，只有一些原始山峰而已。

神女襄王的神话故事脍炙人口，天下知名。

神女祠其实并不在神女峰，正确说来该在飞凤峰麓。

这座神女祠据说是楚怀王游于高唐，梦与神遇，后来方建观于巫山之南，号为朝云，但又有说建于唐仪凤元年，宋宣和四年改名为凝真观。

神女的传说也人言人殊，一说是赤帝之女名瑶姬，未行而卒，葬于巫山之阳，故称巫山之女，也就是楚襄王梦中的主角。

一说瑶姬是西王母之女，称云华夫人，助禹驱神鬼斩石疏波有功，因而立祠祭之。

云雨会襄王的故事，香艳凄迷传诵千古，后来变了质走了样，居然把倚门卖笑的娼妓称为神女，瑶姬天上有知，当为之摇头三叹。

薄暮时分，船抵巴东。

巴东，是座小得不可再小的县城，没有城墙，南倚巴山，北背大江。

江对面是旧县城，目下已成为废墟，仅有十余户人家。

船靠在城东的巴东码头，船上的人不打算进城，驿站附近有店可以投宿，但他们在船上过夜。

船虽不大，但分为前后舱，后舱用布幔分开，一边安顿玉狐，一端是飞虎和银扇书生的宿处。

两个情敌彼此监视着，谁也休想吃天鹅肉。其他的人在前舱安顿，船夫们则在前后舱面露宿。

巴东不是宿站，码头上颇为冷落，五六艘轻舟静悄悄冷清清的。

秋末水枯，江水清澈，江流汹涌，寒气袭人，如不穿夹衣，必定冷得发抖。

距巫山仅半日至一日水程，沿途平安无事，众人仍不敢大意，晚间必派人轮流警戒。

此次同行共有十二名高手，实力相当雄厚。领队人是金眼鹰，飞虎则负责对外联络。

银扇书生水性高明，船也是他凌家的，因此水上照料的责任，便落在他的肩上。

他带了十名水中好汉，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水上英豪。

其他七位朋友中，金眼鹰对一个名叫酒痴慕容俊的中年人执礼甚恭，称之为俊公或叫慕容前辈。

这位酒痴整天喝着葫芦里的酒，酒葫芦一天到晚不离身，相貌平庸，阴阳怪气，一天说不了三句话，即使是金眼鹰找他有事商量，他也爱理不理摆出拒人于千里外的一副面孔。

因此，船上的人除了金眼鹰之外，谁对这酒鬼都没好感。

至于赵罡，却是最受欢迎的人。

他为人和气，有说有笑，所以颇得人缘。

当然，飞虎和银扇书生却将他视作眼中钉，表面上敷衍，心中恨之入骨。

自从酒楼上发现雾中花之后，玉狐对赵罡可说极为迷恋。

那次雾中花咄咄逼人，所有的人皆恐惧万状，不再是英雄而是大狗熊，皆在雾中花的面前失去了丈夫气。

而赵罡却不同，表现得像个大丈夫，竟敢讽刺雾中花，夷然无惧，神态从容。

就凭他这份豪气，就足以令玉狐倾心了，何况他的才貌并不比飞虎差。那次他们并未等到庐山一圣古松真人，明珠客船上百位旅客中，没有这位恶名昭著的邪魔。

船夫系好缆，搭上了跳板，舱内钻出金眼鹰和银扇书生。银扇书生向一名船夫说：“老七，你到店里去叫桌酒席来，咱们在船上进食，不到岸上去了。”

老七是个粗豪的大汉，笑道：“大公子，这里叫不到酒菜。属下可以张罗一些酒和野味来，怎样？”

“也好，巴东这地方确是太小了。”

金眼鹰突然用肘轻碰银扇书生的手臂，低声道：“若天兄，先不要扭头看，右邻那艘轻舟内有古怪，咱们留神些。”

银扇书生挥手令老七登岸，假装打量江景，在目光扫过邻船的瞬间，已看清舱窗大开的船舱内，坐着两个高瘦的怪人，一穿白，一穿黑。

天生的八字吊客眉，年约半百，相貌狰狞阴森，正面对面下棋，聚精会神，似乎棋势正陷于死缠关头，双方都在吃紧。

“认识这两个怪人么？”金眼鹰低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银扇书生低声答。

飞虎不知何时已踱至一旁，平静地说：“那是大名鼎鼎的黑、白两无常，定是参加四宝擂台来的。”

“哦！咱们要不要去拜望他们？”金眼鹰变色问。

“免了吧！不必自讨没趣。”飞虎摇头道。

码头远处，从东面奔来一个青衣人，脚下不稳，吃力地奔到码头，看到这艘船的舱面有人，不问情由便奔上跳板，直向船上冲来。

一名船夫抢出截住，大喝道：“站住！有何贵干？”

大汉仍然奔来，叫：“快送……送我过……过江……”

船夫伸手急挡，骂道：“你瞎了眼……咦！”

大汉被手臂一挡，仰面便倒。

船夫不让大汉倒下，一把抓住了。

大汉浑身发软，口鼻突然流出鲜血。

金眼鹰走近，惊道：“这人死了！怎么回事？”

大汉确是死了，气息已绝，一双怪眼瞪得大大地，口鼻仍在流血，体温虽在，呼吸已经停止了。

银扇书生当机立断说：“先扶进去看看，从船尾丢下江。”

江湖人不能打人命官司，船上无端出了人命。麻烦得很，必须毁尸灭迹，以免被牵连。

把尸体扶入舱内放倒，飞虎开始检查尸体，片刻，神色肃

穆地说：“这人胸口挨了一记红砂掌，血色的掌印清晰。下手的人掌力已臻化境，不轻不重有意纵人逃走，而这人却支持不住，定然是奔跑过度，终于胸肺溢血而死。”

银扇书生断然下令：“快将尸体丢入江中，以免麻烦。”

尸体刚滑入水底，舱面便已经传来了船夫的低叫：“有三个人从东面奔来，来意不善。”

金眼鹰与飞虎急急钻出舱面，便看到码头上一个船夫，向奔来询问的三大汉喃喃咕咕，并不时用手向这艘船指指点点。

“有麻烦了。”金眼鹰抽口凉气说。

果然不错，三大汉已向跳板上走来。

飞虎也向跳板走，冷冷道：“我去打发他们，看他们是何来路。”

双方相遇，飞虎站在跳板前，伸着手拦住去路，冷然目迎走近的三大汉。

为首的大汉直迫近至八尺内，双手叉腰沉声道：“让路，阁下。”

飞虎也是个狂傲不可一世的人，怒火上升，冷笑问：“在下挡你的路么？这是路？”

“在下要上船。”大汉厉声道。

“上船有何贵干？船是我的。”

“船是你的？很好。刚才有位仁兄，逃到你的船上了，在下要带他走。”

“在下的船没有仁兄。”

“什么？你敢否认？”

“否认什么？在下的船刚到，哪来的什么仁兄？”

大汉怪眼彪圆，厉声道：“你给我滚开些！我把人找出来后，再和你算帐。”

“找不着人，又待如何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帐又如何算法？”

大汉忍无可忍，手一动，手掌来势似雷霆，劈向飞虎的耳门要害。

飞虎也忍耐不下，怒火发如山洪，左上盘手架住来掌，猿身抢入，短冲拳快如电闪，“噗”一声击在大汉的小腹上，力道如山。

大汉没料到对方如此高明，毫无闪避的机会，“哟”了一声，上体前屈，受不了。

飞虎得理不让人，右膝一抬，“噗”一声又中胸口，这次力道更重。

大汉一声闷哼，仰面跌出八尺外。

双方接触为时极暂，发生得快结束也快，另两名大汉来不及救应，眼睁睁看着同伴倒地。

“把他抬走。”飞虎沉喝。

两大汉火速上前救人，同伴已经昏厥了。

两人抬起同伴，一名大汉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！你厉害！不久自会有人找你算帐，别得意太早。”

飞虎冷哼一声，傲然地说：“你们有多少人你都叫来好了！在下在这里等你们。”

两大汉抬着昏厥的人走了。飞虎目送他们去远，方回到舱面。

金眼鹰有点不安地说：“尚兄弟，你没问他们的来路？”

“几个痞棍，问什么？算了吧。”

“万一他们来头大……”

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放心啦！”

邻船的黑衣人突然将头伸出窗外，大笑道：“你们还敢放心？怎不费些工夫去打听对方的来历？诚如那蠢汉所说，刚才你们是得意太早。”

“前辈的意思……”金眼鹰惶然问。

“那三个蠢夫，是无源洞洞主的役奴，你们打了他的人，保证你吃不消兜着走。”

“谁是无源洞洞主？”

“你自己去打听好了。”

黑衣怪人说完，缩回身躯仍然下他的棋。

无源洞，在城东三里地。

这时天快黑了，船夫老七已带了大包酒菜返船。

银扇书生不等老七将食物放下，便抢着问：“老七，你再去买食物处，打听无源洞洞主的底细，火速回来禀报。”

老七脸色一变，问道：“大公子，刚才在食店中，属下已听到不少有关那老魔头的消息了，大公子要与那老魔打交道？”

“那老魔是何来路？”

“他就是鬼面山灵雍如晦哪！他在无源洞建屋而居已落脚五六年了。”

银扇书生大骇，其他的人也多表现得忐忑不安。

飞虎脸色发白，讶然叫：“哎呀！怎会是这老魔？唉！”

金眼鹰心中大乱，惶然地说：“快！咱们动身上航，早些离开为妙。”

银扇书生却泼冷水说：“葛兄，你以为船在小池塘里么？这里是三峡呢，白天里行舟尚且惊心动魄，惊险万状，从没听过有人敢在三峡夜间行舟。这里是清水滩，有两处大漩涡万户与云沱。下是横梁滩与东奔峡，加上一个苟使池，谁也过不了关。你想往上走呢，抑或是向下走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死了这条心，不要硬着头皮往鬼门关里闯。”

“但……但在这里还不是等死？”

“不见得。咱们二十余条好汉，难道就斗不过那老魔不成？至少，咱们可以轰轰烈烈大干一场，怕什么？”

飞虎接口道：“对，咱们人多势众，怕什么？”

银扇书生愤然地说：“都是你惹的祸，根本不问情由便将人打死了。”

飞虎大怒道：“这怎能怪我？谁知道他们是大有来头的人？换了你，你会向他们磕头么？尸体已丢下江，不赶人又能怎样？你少给我……”

“你还不认错？”银扇书生大叫。

飞虎恼羞成怒，扭身急抓枕畔的长剑。

金眼鹰赶忙拦住劝道：“算了算了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埋怨的？谁都没有错，错的是那该死的家伙，跑到咱们船上来了。事出意外，怪不了谁。”

站在窗口的玉狐冷笑道：“是不是鬼面山灵的人，咱们还没证实呢，首先自己便闹内讧，像话么？”

金眼鹰转向半躺在壁角喝酒，毫无表情的酒痴问：“慕容前辈，请问这件事该如何善后？”

酒痴爱理不理地说：“你们瞧着办好了。”

“晚辈想迁至城内暂避风头。”

“鬼面山灵是此地的主人，他就不敢到城里行凶找你？哼！”酒痴总算多说了几句话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你们的胆都吓破了？那就等死吧。”

金眼鹰的目光，此时落在泰然坐在一旁的赵昱问：“赵兄，

你有何高见？”

赵罡扫了众人一眼说：“鬼面山灵曾经在江湖横行数十年，恶名昭著，暴虐残忍，神憎鬼厌，江湖朋友谁不畏他三五分？他真要找上咱们，想跑亦跑不掉。”

“你这不是废话么？”银扇书生不耐地说。

赵罡不以为忤，往下说：“目下唯一可做的事，是派人去打听打听，看无源洞洞主是不是鬼面山灵？探探他是否打算找咱们讨公道？方可决定对策。”

“谁愿去跑一趟？”金眼鹰问。

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。鬼面山灵的名号，已把这些人镇住了，避之惟恐不及，谁还敢自告奋勇去无源洞打听，送上门去？

赵罡苦笑道：“要不，大家到无源洞向那老魔赔不是，请他宽恕咱们无心之错。”

飞虎接口道：“听说那老魔乖戾暴虐，喜怒无常，万一他火了不肯放咱们一马，那时岂不是飞蛾扑火？”

“是呀！这岂不是自找死路么？”银扇书生接口。

赵罡摇摇头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文来武来诸位皆不采纳，这就难了。意见分歧，自乱脚步，人多嘴杂确是棘手。”

“依赵兄之见，究竟如何？”金眼鹰问。

赵罡一字一吐地说：“一是到无源洞向老魔赔不是，一是咱们同心协力与老魔一拼。”

“依你之见……”

“诸位都是成名人物，闯过刀山蹈过剑海，名号得来不易。老魔即使有三头六臂，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而咱们加上凌兄的八名属下，二十余位年轻气壮艺业不差的人，没有理由怕他。”

“我反对与那艺业化境的老魔拼命。”一名中年人站起大声说。

“你呢？”金眼鹰向银扇书生问。

“在下也认为不妥。”银扇书生迟疑地说。

“你呢？”金眼鹰转向飞虎问。

“在下也认为太过冒险。”飞虎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这得问你，葛兄，你是咱们的主脑，决定权在你。”赵罡说。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当机立断，不可迟疑。”

赵罡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天已黑了，再计议便来不及啦！”

玉狐慨然地说：“我去找黑白两无常，看能不能说动他们助咱们一臂之力，联手对付那老魔。”

金眼鹰苦笑道：“两无常比老魔更可怕。同时，他们不会相助，去求他们必定落空，恐怕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，那时就悔之晚矣！”

接着，七嘴八舌开始商量的半个时辰，晚膳也忘了吃，仍然得不出一个结果来。

天色不早，已是二更时分。

赵罡懒得过问，他觉得这群人不再是叱咤风云的江湖汉子，而是一群可怜虫，平时称英雄道好汉，急难时都成了没主意决断的窝囊废。

跟着这群人鬼混，哪会有好结果？他顿萌退意，但他又不能放弃追求的大事。

他在等机会，但这机会得来非易。

他不理会舱中的吵闹声，倚窗外望。

下弦月早已落下西山，星斗满天，但觉江风振衣，触体生寒，两岸的山林中，传来阵阵兽吼，好一个凄愁的夜。

左面不远的一艘轻舟上，灯影依稀，突然传出一阵动人心

弦的箫声。

他心中一动，颇感惊讶。

弄箫人中气充足，箫声绵绵不绝，那袅袅的旋律低徊柔婉，一连串的颤音动人心弦，每一个音符，皆在呜咽中跳动，凄切动人，如泣如诉。

是一曲“高唐梦”，他对这首纤丽而凄切柔婉的曲子不陌生。

他悚然僵立，神色在变。

箫声在天宇下萦回，如怨如诉令人酸鼻。

第一折乐章终了，余音袅袅。

第二折乐章徐升，他梦游似的出舱。

舱内，仍在争论不休，和战各执一词。毫无结果。

他站在码头上，静静的面对邻船紧闭着的舱门发怔。

箫声不绝如缕，缠绵令人不忍卒听。

他木立良久，泪下两行，脸上的肌肉在抽搐。

英雄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。

箫声徐落，第二折乐章已近尾声。

蓦地，他竟是中魔，失色大叫：“珮君！”

箫声倏止，舱门拉开了。

灯影映出一个女郎的影像，披肩的长发迎风飘飘。

由于女郎是背着灯而站在舱门中看不见面貌，仅可隐约分辨出轮廓。

相距约在五丈左右，两丈长的跳板，与两丈余的舱面，看不真切。

“珮君！真是你么？”他高声叫。

女郎不言不动，像个幽灵。

“珮君！”他又叫，一脚踏上跳板。

女郎的身影向内移，消失不见。

里面的灯光转暗，传出凄切的歌声：“银河潺潺往东流，天涯何处觅归舟……”

他踉跄奔上舱面，疾趋舱门。

灯光熄了，舱内黑沉沉。

箫声已绝，只听到水流呜咽，船上没有人，舱内飘来隐隐幽香。

江风迎面扑来，寒气彻骨。

他把住舱门柱，高声叫：“珮君！珮君！”

没有人回答，里面黑沉沉，似乎是空船。

他中魔似的抢入，叫道：“珮君，是我，我是天磊，我……”

火光一闪，灯光大明。

舱面的锦褥上，端坐着一位白衣女郎，秀发披肩，直垂至腰下。

白纱掩住了眼以下的部位，只露出一双明亮如午夜朗星的秀目。

手中握了一管斑竹箫，纤手藏在大袖内无法看到。

一旁，一位侍女打扮的秀丽女郎举着灯，含笑点头，喜形于色地盯视着他。

微风飒然，舱门已被人堵住了。

但他却浑忘身外事，盯视着蒙面白衣女郎发呆，嘴唇颤抖，久久方发出声音：“珮君，真……真是你？你……你原来还活着？”

侍女放下灯，柔声说：“杜爷，请坐。”

他如受催眠，坐下了。

侍女向内舱招手，娇叫道：“快给银汉孤星杜爷奉茶。”

他如中雷爆，悚然一蹦而起，叫道：“诡计！”

侍女噗嗤一笑，说：“请坐下，有何不对么？”

“珮君的侍女，不会叫我银汉孤星……”

白衣女郎接口道：“不错，萧姑娘死后，你万念俱灰，开始作践自己，浪迹江湖做一个江湖浪人，自称银汉孤星，游戏风尘，遨游天下，独来独往，宛如神龙出没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，浪迹天涯，名号逐渐为世人所知。最近更声誉鹊起，被誉为江湖上最勇敢，最机警，最神秘，最强韧的武林奇葩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他沉声问。

“先不要问我是谁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事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

“你的箫艺不比珮君差。”

“夸奖夸奖。”

“你也知道珮君那晚逝世前，所吹奏的那首高唐梦。”他闭上虎目说。

“知道。”

他长叹一声，喃喃地说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太糊涂了……”

“你确是太痴，不是糊涂。萧姑娘地下有知，该含笑九泉。”

他虎目怒睁，问道：“好了！你既然有心将杜某诱来，有何用意，你就开门见山地说吧。”

“你先定下神来，稍安毋躁，好多话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
内舱出来了另一名侍女，奉上用银盘盛着的一杯香茗，柔声说：“杜爷请用茶。”

他摇摇头，拒绝道：“我不渴。”

白衣蒙面女郎笑道：“你怕我用毒茶计算你？”

“姑娘用不着在茶内暗算。在下进舱之前，你尽可先在舱内撒下迷魂毒物，因为你早知在下会被诱来的。”

“不错，你果然聪明。”

“在下大感困惑，委实糊涂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姑娘的打扮，与珮君完全相同，而且知道在下与珮君的事，而这些事不可能为第三者所知……”

“如果你知道本姑娘得到了侍女倩倩，便不足为怪了。”白衣蒙面女郎说。

“什么？你把她怎样？”

“萧姑娘死后，倩倩也离开了萧家，我把她安顿在云雾谷，替我看守家园。”

“哦！她目下……”

“她很好，是个温柔的好姑娘。”

“她确是个好姑娘，你要善待她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姑娘到底有何要事，犯得着花那么些工夫，把在下诱来？”

“其实并没有其他用意，只希望你我今后能合作。”

“合作？”

“四宝擂台，已引起轩然大波，天下群雄，皆被这别开生面的擂台所吸引，否则你我也不会前来巫山赶热闹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因此，你我如能合作，定可揭穿主事者的阴谋。你改名换姓跟随金眼鹰那群人同行，未免辱没了你。那些人不成气候的，你不感到碍手碍脚么？”

他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姑娘，在下知道你是谁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言多必失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我是……”